

#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下册

ZAI NA YAOYUAN DE LETUO HE

刘公樑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 在那遥远的地方

ZAI NA YAOYUAN DE LETUO HE

下  
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那遥远的勒驼河 / 刘公樑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577-0451-3

I. 在…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0889 号

---

### 在那遥远的勒驼河 (上、下)

---

著 者: 刘公樑  
责任编辑: 宁姝峰  
装帧设计: 吕 青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 (市场部)  
0351—4922085 (总编室)  
E - mail: scb@sxjjcb.com (市场部)  
zbs@sxjjcd.com (总编部)  
网 址: www.sxjjcb.com

---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开 本: 170×240mm 1/16  
印 张: 61.75  
字 数: 55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77-0451-3  
定 价: 138.00 元

---

## 28. 政治学习实况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新三排”副排长姬青楠在朗读《毛泽东著作选读》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四十六位男女战士都在屏气凝神地注意听着。

参加青海省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每个人都领到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以方便学习、武装头脑。去年十月八日离开青岛来青海的第一批知青军垦战士也是每人领了一本。那八百人中，有一百人分别去了九连、十连各一个排。林业连战士们进驻骆驼河营地那天早上，五辆大轿车就曾浩浩荡荡地路过九连、十连北面的“马步芳”破公路。九连东面的三条小河、水磨、温室，苗指导员都给车上战士们介绍过。那两个连队地形、地貌很不一样。印象中，他们的住房和驻地周围景色还比较漂亮。

当然，他们不止收到这样一本精神食粮，物质上也有可资纪念的物品：单衣棉衣之外，每人还有一件上面印着红色“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字样的背心。史俊峰火车上表演体操动作时穿着亮过相的，不过，上面多了“银峰林业独立营”几个字。还有一只脸盆，一个大搪瓷茶缸，两件东西上都印着和背心上相同的红字。褚文麾、秦湘君、夏侯清扬、

## 在那遥远的军营

柳玉馨他们这一批八百名黄港知青军垦战士，也都是从这样的规格武装起来入住银峰勒驼河营地的。

姬青楠朗读文章时，女生宿舍窗台上七、八个这样的茶缸，里面放着牙膏、牙刷，摆得一拉溜整齐。床底下也是这样的脸盆，都在床下相同的位置上，看过去，真是舒服、美好。四十多位清一色新军装的男女青年军垦战士分别安静地坐在几张单、双人床边上，满屋朝气蓬勃的军垦气氛那可是没的说。

刚才学习开始前，褚文麾排长和他“老三排”的两个男班，头一次来到姬青楠副排长她们住的这间宿舍。

新三排所有战士首次集中到一起，开始林业连重新编班排后的第一次政治学习。

不过，孙连长说了，这“新”“老”的提法，过了今天不能再用，还是一律的“某排”。

男战士一走进这宿舍，立刻被这里的整洁舒适和艺术氛围惊住了。

几扇大小窗户擦得锃光瓦亮，上面贴着各式剪纸作品，图案别致，花样繁多，给这十几个人的简陋土坯屋子，增添了温馨祥瑞的生活气息。这些，当然都是张雅鸥的杰作了。

江月床头挂着她在火车上最后完工的细毛线围巾。

好漂亮的围巾啊！挂在墙上，简直就像一副珍贵壁毯。

围巾整体是淡绿色竹叶型花纹，有若干嫣红梅花作无规则的点缀。中间是字体娟秀的金色隶书“屯垦戍边献身青海”八个字。长边是连缀一起的鲜红心形结，两端各为半尺左右的淡紫色流苏，到两寸左右位置，再分别编成精致的小辫，辫梢打散，成为毛茸茸的端头。

这超凡脱俗的围巾，给整个宿舍增添了浓郁青春朝气和拼搏向上的英



雄气概。

所有男战友无不被这件宝贵的艺术品所折服。

“这么漂亮的壁毯，谁带来的？”

“外行去吧，那是毛围巾，女战友艺术家自己编的！”

“太棒了，真正的高级工艺美术品！”

“那围巾就是在赞美我们军垦战士：一颗红心，屯垦戍边；梅竹胸怀，献身青海！”

“行啊你，马上把艺术家女战友的心思看明白了！”

“那当然，谁像你，围巾壁毯分不清！”

“分清分不清有什么关系，反正都是赞美咱们的艺术品呗！”

“啊呀，怎么到处都这么干净！”

“这让我们怎么坐？”

“弄脏了床单什么的可就不好办了。”

男战士们站在屋子中间一通热烈的议论、赞美，不肯坐下。

“哎呀，快都坐下吧！江月的围巾那是真正的艺术品，屋里干不干净就别说了，不过是稍微收拾了一下。你们的座位都给留出来了，都别客气了，快坐吧。”姬青楠站在一边，热情地招呼男战友们。

话是这样说着，她脑子里却不能不回想起三月二十五号那天早上，孙连长照顾性地把两排破宿舍分给她们女生住，她们土头土脸累得要死要活收拾这房间的狼狈样子。

那天抵达连队，孙连长在征求全连四个排，特别是征求两个男排的意见后，把仅有的两排宿舍分给了女排。不过，两排宿舍六间房，八个女班也住不下，还要有两个女班住帐篷。孙连长说，住帐篷的女生们可以生炉子，并

##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且等新房子盖起来，住帐篷的女战士们先搬进去住，等等。秦排长带一班住了一号、二号两座帐篷。五班向燕莉排长带着她们五班住了三号、四号帐篷。后来，二号帐篷煤气中了毒，李彩云差点有生命危险。

记得她出院那天晚上，好多女战友去看她，问，那天晚上究竟怎么回事儿。

她说：“尚淑华临睡前说晚上有点冷，多加了点儿煤。可能没注意到，把烟道堵小了。等我感觉不好时，听见她们几个在哼唧，就赶紧下床，想去把帐篷门掀开。谁知，刚走两步一下子就摔倒了。不由人呐，腿一下子就软了，马上就倒了，稍微想想怎么办都来不及。我在地上又坚持着往前爬了几下就不知道事儿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见有人在耳边轻轻叫我，我费了半天劲也动不了，说不出话，微微睁开眼，一个人的脸都要压到我脸上了，吓了我一跳，这才打起点精神来，看出是姬青楠，想起了刚刚摔倒的事，就使劲摇了摇头，接着又不知道事儿了。”

“啊，好可怕！”几个人不由惊叫起来。

“后来，医生说，幸好我摔倒后又往前爬了几步。那门缝漏进来的空气把一氧化碳冲淡了些。我要是摔倒以后原地不动，就完了。”

“啊……”

回想一下当时情景，真有些后怕。好在李彩云已经病退走了，这事就算过去了。要不，怎么和李大娘交代！

只说那天宿舍分下来，秦排长、许排长带着大家来到宿舍门口，看着眼前可怜兮兮的破屋子，和远远 898 部队河边营地整洁如画的宿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看看人家 898，那是什么房子！”不知谁嘟囔。

“不管怎么说，咱们女生是受到了照顾。无论如何，房子总比帐篷好住。”



秦排长停下脚步，歪头朝那边看了看，说，“日后努力吧，慢慢盖起新房来就好了。咱们千万不要乱说话，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找我或许排长，有什么困难互相关怀、帮助一下。像嫌乎房子不好这样的话不要到处乱讲，维护好咱们女生的美好形象才是。”

“对，对，”几位班长异口同声地附和。向燕莉加了一句，“别让人家男生看咱们的笑话。”

姬青楠回忆着，他们还在谈论时，人家男战友那边已经从最东边那间屋里往外搬帐篷、准备搭扎了。

“我看这样，”秦排长朝男生那边看了看，说，“咱们先研究一下，哪两个班住帐篷。定下来后，让她们和男战友一样去领帐篷，接着让男战友出几个人帮着一块扎起来，好抓紧时间收拾收拾住进去。其他六个班的人收拾屋子就行了。好不好？”

“就是，”马丽娜马上接着说，“住帐篷的人肯定别在这儿收拾屋子了，总不能让人家又住帐篷又收拾房子。”

“那就抓紧时间商量商量，哪两个班去住帐篷。”许昱华说。

“我看，先定一个原则，咱们两个排，每个排去一个班。”

“是呀，不管怎么样，两个排之间先公平起来。”

“那，我们排一班过去，我正好住在一班，我跟着过去。”秦湘君说，“一班同志们，同不同意？”

“同意！”袁桂芬、李彩云、王云苓、江月、甄珍等一班的人齐声喊。

“那我们排我们五班去吧，我在五班，我跟着过去。”向燕莉跟着一班喊声说道。

“那不行，”许昱华急了，“我带着六班过去！”

## 在那遥远的地方

“许排长，你就别和我争了。一排第一个班过去，咱排也第一个班过去最公平。再说，你留在这边多操点心，我们那边有秦排长，多好。对不对，五班的战友们？”向燕莉也学会了鼓劲。

“对，就是我们五班住帐篷！”五班卢爱芳、修可凤、井晓翠她们也一齐喊起来。

“好了，就这样定了吧，”秦湘君关键时刻拍板决定了，“住帐篷也不是艰苦到哪里去的事儿，人家男生不都在住嘛？何况咱们还能生炉子，不一定比住房子差。就这样吧，好不好，许排长？”

“那好吧，就这样。不过看大家一块儿过来，这又要分开，不大舒服。”

“嗨，这不还是在一个连吗。好了好了，”秦排长要尽快把这事处理完，“一班、五班，你们向排长和各班班长领着，赶快去领帐篷。同时请褚排长、江排长派几位男战友帮你们把帐篷扎起来，一定要扎结实，要比他们男生的更结实才行！这里经常有沙尘暴。”

“你呢，秦排长你？……”袁桂香、王云苓她们问。

“我就先不过去了，你们那边弄好，随便给我安个位置就行了。我在这边和许排长她们一块儿把这屋子收拾收拾。”

秦湘君带着其他六个班女战士，来到西边这幢中间屋，门是虚掩着的，她把门轻轻一推，走了进去。

虽然屋子前三后一、四个大窗，后墙两端还有高高的两扇小窗，采光很好，但刚从阳光明媚的屋外来，屋子里还是黑乎乎的。脚一踏进去，控制不住轻重，立刻震飞起一阵灰尘。秦湘君赶紧压低压轻脚步，同时对后面的人说，“小心，慢一点、轻一点……”

但哪里来得及，后面的人呼啦啦一下子全涌了进来，屋里立刻漾开了蒙



蒙尘雾，马上有几个人咳嗽起来。赶紧把嘴捂上，基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虽说事先知道这屋子肯定简陋，哪知实际上更龌龊。一直静静伏在地上的沙尘灰，众多人的脚步一蹭蹬，立刻飞快地到处飞扬起来，尽情渲染着高原农场居住环境的又一种风味。

屋子倒还算宽敞，两架三角大梁把东西长约十一二米，南北宽约五米的长方形屋子，在意念上分成三部分。东西两头各一扇门，早上打开了锁着的那扇，另外一扇从里面插着插销。若在屋梁下砌上两堵墙，这间大屋就可以分成三小间，各住三个人。不过，那就还要再开一扇门。她们现在是按整班建制集体住，就不必分割了。

十二个人，若排长住过来，十三个人，东西两头靠墙各置一张单人床；北墙一溜顶着放，是三张双人床位置，床间各有半米左右的走道。这样，八个人有地方睡了。南墙一溜可以安放两张双人床，排长另外再在东或西门口处安一单人床，当然也可以与其他战士睡双人床等等，不是非要排长睡单人床的，堵住一扇门。这样，一间大屋住十三个人，只留一个门进出，空间和人数都比较合适。

秦排长来到北面大窗下朝外看了看，辽阔的北草原像一张照片，勒驼河西岸几顶洁白的帐篷；东岸 898 的营房沉稳安静地镇守在那里。

低头看了看，几处草泥抹的墙皮脱落下来、露出里面的土坯。

“啊呀，”韩鸯来到她跟前，也看见这墙皮掉落的情况，不由高声惊呼，“这房子怎么全是土坯垒的呀，一下雨还不全倒了。怎么住人？”

“你这位同志有所不知了。”许昱华接过她的话头说，“格尔木地区极少下雨，就算偶尔下点雨，对房子没多大影响。不像黄港、青岛。这里所有房子都是这样，不用担心。”

## 在那遥远的地方

“哼，反正不结实！”明知没理了，她还要再顶一句。

屋子真全是土坯垒起来、墙皮用麦草和着泥抹起来的。秦湘君没说话，她明白这宿舍的大概情况了。刚才在外面已经看到屋顶上一片瓦也没有，此时在屋里抬头一看，好几个地方露着天、透着亮呢！

屋顶要修一修。怎么修自己也不懂，先和孙连长反映一下，今天怕是来不及了。反正一两天下不了雨，等忙过这几天去，请男战友们帮着修修吧。秦湘君想着，招呼许排长说，“你们三个班分别打扫这一幢，我带着那三个班到西边那幢去打扫。”

“对，就这样，三个班打扫一幢三间大屋，然后安排铺位住下就是了。”

“不过最后咱们要检查评比一下，哪间屋最干净、最漂亮。”

“好，就这样定了！”许显华高兴地说。

今天早上背背包紧急集合拉练回来，天已大亮。孙连长在操场上把队伍集合起来，对此次拉练进行小结。他说：

“今天的紧急集合胜利完成了，效果非常好。全体参加训练的同志都表现得积极主动，敢于吃苦，敢于拼搏。匍匐前进那段路，尤见真精神。通过此次训练，同志们的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意志都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这对从明天开始的大战红五月工作无疑会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

“今天，特别应该提出表扬的是四排。他们全排在江义堂排长带领下，各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全排从哨音响起到集合完毕只用了五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与正规部队相差无几。希望他们保持、发扬这种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今后在其他工作中也不断继续提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排今天是全勤，所有同志都到了，说明他们排对紧急集合的重视。



“其他几个排分别在某些方面略显不足，这里不再一一细讲，回去后，各自好好总结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下次紧急集合时，改进不足，争取更大进步，争取超过四排。”

操场上很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注意地听。不过，李伟军、金家琪、赵猛、马子鸣几个人在犯嘀咕：“江排长本事那么大，不几天，突然把全排带到这么高水平的地步？”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听了李伟军的嘟囔，站在他身边的赵猛也有同感。

“有没有问题先不说，一通表扬先得到了，评比先进具备了一个充足条件。”金家琪冷冷地说。

“管他呢，真的假不了，假的长不了。到底怎么样，慢慢走着看呗。”马子鸣想得开，劝他们。

他们四个站得近，嘟囔一阵子。后面的詹启志提醒她们：“快别叨叨了。让连长听见，又要批你们一顿。”几个人各做了个怪样，不吱声了。

一场紧急集合下来，又听连长小结了紧急集合的情况，大家都有些累了。除了这四个人，其他地方也有人小声说些什么，队伍显得有些松弛。

“大战红五月运动非常必要，对于我们全面胜利完成今年和以后几年内的庞大植树造林工程、粮食生产任务都非常关键。但仅大干还不够，我们还要从组织上和班排编制上对完成各项任务采取促进性的措施。”

孙连长这几句话让大家心里一震：“从班排编制上采取措施”，什么意思？

立刻，松弛的情况不见了，大伙精神集中起来，都在注意听连长怎样采取措施。

“为了进一步搞好今后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管理，”孙连长抬高了音调，“昨天晚上，连务会议决定对全连班排进行一次全面调整……”

## 在那遥远的地方

“啊！”操场上泛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战士们不知领导们会进行怎样的调整。离开青岛、黄港一个多月以来，班排内战友们感情很浓郁了。

“这次调整，”孙连长稍微顿了顿，等这阵小小的惊呼过去，接着说，“从全局来说，变化很大，几乎所有的班排都有变动；从每个班来说，变化又很小，每班只有不多的人调入调出。我们相处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战友们，基本还是生活、学习、劳动在一起，不会有太多的变动，不会有多少不适应。随时光推移，各种变动、调入调出的情况还是要不断发生。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我们出来干革命，死人的事儿都是经常发生的，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我们从工作需要出发，调整一下班排、部分同志调动一下工作、换换岗位，不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吗？所以，要以平常心来对待这次和以后每次人事变动。简而言之，变动或不变动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学习、劳动！”

“就会唱高调，”孟庆爽、公孙浩几个觉得不对劲，“还不是咱三排搞得火热，怕影响你们的威信。”他俩小声嘀咕一阵。

对连里这次调整班排，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孙连长说的有道理；有的人和公孙几个人看法差不多：“武大郎开店”。但不管怎样，个人还是要服从组织，这次变动是肯定的了。

“下面，我把新编班排情况公布一下，名单显示，绝大多数同志是没有变动的。早饭结束前，所有的人，都不要搬动。变动的人，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归置一下。早饭后，调入调出的人员换一下宿舍。上午时间，就是变动、搬家，下午全连学习，也是为明天开始的大干积蓄力量。

“这次调动到新班排的战士，下午学习、明天开始的大干，就都参与和服从新班排长管理了。其他没有变化的战士，都不要擅自搬动自己的东西、任



意换床位。不要一看到有的战友搬走了,他那个床位‘好’,自己就抢着搬过去。你觉得好,别人不觉得好?都在一个屋里、帐篷里,就算好,又能好到哪里去?差,又能差多少?床位好坏,不过蝇头小利,老盯着蝇头小利不放,能有多大出息?退一万步说,即使的确需要换也可以换,也应当先和班长说一声,由排长统一安排。别让其他也想换的战友因为你的擅自行动对你产生意见。何必呢?为一个床位,闹出不愉快。如果战友特殊情况下出了危险,咱帮不帮?相比一个床位,哪个大,哪个小,不用多说了吧。我们出来是干革命的,可不要因为床位这样鸡毛蒜皮算不上的小事闹意见,影响友谊、影响团结。

“调到新岗位的战士,有些我们已经打过招呼,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了;有几位因为时间关系没来得及告诉,现在这里公布出来,应当不会有太大困难。实在想不通,或有什么难以解决的困难,可以反映过来,我们再统筹解决。好不好?”

“好!”回答声整齐响亮。

“很好,”孙连长很满意地给予肯定,“多精神!这是咱们军垦战士的情怀。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我把新班排情况公布一下。”

“以前咱们男女排是分开的。这样的好处是旅途中和进驻连队前期生活、工作方便。但是今后生产劳动会越来越繁忙,这样的编制体系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次调整的原则是每个排两个男班、两个女班。”

“啊!……”下面一片哗然。

“这下可热闹了。”

“有好看的了。”

“什么嘛,我看就是因为咱们三排干得太突出,他们不好管了,想出这么

个办法来。”

“那有什么用。一头狮子带的一群羊，照样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

“你这个比喻挺新鲜，怎么编出来的？”

“就他那水平，编？不知从哪儿看的、听的。”

“不管怎么样，理儿差不多。”

.....

人群里议论纷纷，各种看法千奇百怪。

“我早就说过，不能老是男女分排的嘛！”

“什么意思，你觉得这样一来你就方便了不是？”

“我觉得这样一来你才方便，那个青梅竹……”

“好了，别乱讲话，注意听连长讲。”

孙连长好像知道下面会有议论，故意停下来，让大家议论一阵。这样的情况，他在其他单位遇到过，倒也正常。

有些情况他们在商讨时不是没有考虑，但不及时调整也不行。格尔木农建师各连也都是这样的编制，非常实用，值得借鉴。尽管有“一、二、三规定”，明确了三年内不能结婚，但三年后呢？到一九六九年，一些适龄男女战士就要开始陆续结婚了呀，这可是婚姻法的规定。怎么，到时候不让人家结，给人家拖？就算可以拖，你能拖到哪一年？三年，还不是一晃就到了。况且，始终男女分排编制，那也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一对对男女青年走到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必然的结果，谁能阻挡？不管怎样编制，抓好科学管理是根本。

“经连务会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研究决定，银峰林业独立营直属林业连班排编制名单如下：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起执行，以前编制同时作废)

新一排排长秦湘君副排长杨啸尘

“啊！”人群中又发出一阵小小的哄动。

“杨排长独身闯虎穴去了。”

“不要乱讲话，”这次孙连长听见了，“有意见可以提，不要乱讲些无原则的话。”

下面立时安静下来。李德强、荆汉良不由伸了伸舌头。

“一班班长纪俊华，副班长袁桂香。

“她们班的战士基本没有变动。个别有变动的，最后一道宣布。其他每个班也是这样的情况，不再重复了。

“二班班长孙晓兰，副班长赵玉秋；

三班班长钱亦君，副班长祖庆志；

“啊……”战士中又传出一阵轻微的叹息，但是没有谁再说什。他们以为詹启志被免职了，但又有什么办法。不能再议论了，仔细往下听吧。

孙连长又顿了顿，看了队伍一眼，继续宣布：

“四班班长王远亮，副班长夏侯清扬；

“新二排排长许昱华，副排长季先明……”

孙连长继续再念时，已经没有谁再感到惊奇，男女混编排，当然要男女排长都有。

“五班班长李秀芝，副班长卢爱芳；

六班班长万兆云，副班长王毓秀；

……

“新排、新班名单宣布完毕。这里说明一下，‘新某排’的提法，就是这

次公布新编班排情况时使用，今后，有关‘新’、‘老’的提法都不要用了，还是一排到四排。

“另外，为了进一步搞好大战期间的伙食和后勤保障，对炊事班、马车班、猪号、放牧人员有所调整和加强。具体情况如下：

“炊事班，班长于淑琴，副班长孙杰；

炊事员：羊文智 王云苓 修可凤 郭艳红

彭福祥 尉迟柏 陈方生 陈铁钢

猪号班长 梅秋兰，副班长千丽霞

饲养员：刘素清 宋新明 牛丽华

马车班班长 詹启志

“啊……”人群中终于传出松了口气似的“啊”声，“原来詹启志升官了，管运输，这不成了运输大队长了？”李伟军的俏皮话总是来得快。

“你这不是骂人家吗？”柳玉馨阻止他道。

“嗨，”李伟军有点不好意思，“说错了，说错了。我没那个意思。”

“少说几句吧，小心祸从口出。别老是显你知道得多。”这次盛竹明出来说话了。

“……战士 赵 猛 金家琪 李景伟

放牧班 栾兴福（负责） 迟兆秀 周松翠。”孙连长继续把变动名单读完。又说：

“因为绝大多数同志没有变动，所以我们全连各班的住处基本不动。炊事班人员需要挤一挤，居住条件也还是不错的。马车班、放牧班、饲养班去领帐篷，安扎地点等我带你们去确定。早饭后，有所调整的人员由所在班战友们帮忙领帐篷、搭建、搬家。其他人员整理内务。然后大家休息。下午全连